

衣装亦庄

□邵 丽



前些日子开一个非关妇女的大会，但其间有许多女性参与，各种年龄、各种品位的妇女们。有人注意到魏小姐的腕子上戴了一只冰翠的镯子，一个饭局间，有好多隔着桌子关注着那只镯子，懂行的都在心中暗估，价格大约得6位数以上了。待脱去大衣，她的颈项上又闪出一粒镶钻的南珠，应该差不多有二十毫米吧。魏小姐已经过了四十，未婚，虽非寻常，却也不是绝色。但由这两件首饰装备，陡然让她升高了几个段数。再去揣摩她的神情，仿佛依然透露出少女的矜持和高贵。比衬得我们这几位整日里相夫教子、已向生活缴械投降的妇女好像天天都被烟熏火燎似的。她的配饰使她的服饰也显得雅致，让她在整个会议期间闪闪发光，的确让人惊艳。待到次日，再从各自的房间出来，众人不约而同地换了行头，都在暗暗较劲，争奇斗艳。

有个名人说，女人只是女人，而男人是猪。话虽然糙了点，但与宝玉所谓“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也大体差不多。流水不腐，水做的女人就应该多扎堆儿，从彼此身上映照到自己的优长和不足。最近日子稍微有点松散，我也能得闲到处转转，因此有了一点经

楸情绵长

□董竹林

近来，到好友杨江书开发的楸水岗生态园去得多。园子里有海棠、红叶李、樱花，更多的是楸树，大概有几万棵。一片一片的，形成了楸树的林海。每一次走近楸水岗的楸树，都会勾起我漫漫思绪。楸树，从我听到这个名字开始，就萌动了一种特殊的感受。

柳宗元《闻黄鹂》中一句“乡禽何时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突然间就如伸出了手指一般，拨动了我的心弦。

父亲在老家的院墙外，种了几棵槐树，夏天花开，满园浓香，能飘出半个街道。他说槐木不能当正经的材料，不如楸树的木头又轻又硬，要能栽几棵楸树就好了。但是故乡一带，没有楸树的影子。

前年，我到河北省沙河市西部柴关的王庙看古石楼，看到不少树枝上结出像长豆角样蒴果的大树。同行没有认出来的，就问我。也巧，我正在从一条条长果如一串串泪水的形状上，想到一个“愁”字。便脱口而出，是愁树。到了村里一问上了岁数的老人，说是楸树。音差不多，但多了一个山字——山楸树。

次年孟夏，再去山里，在西沟村，石板房前屋后街道旁边，零星看到几棵楸树的身影，长得挺拔高峻。抬头仰望，满眼花繁叶茂，如雪的白色花冠上隐约点缀着红色斑点。繁花满枝，丝丝悠悠的甜香飘过来了。再读韩愈“庭楸止五株，芳生十步间”的诗句，便嗅到了父亲栽种在院墙外槐花的味道。

验，女人还应该多找些时间逛逛街，看看试衣间里放大的赘肉，在衣服和身体之间明察真相，提醒自我修身的必要。只不过三五年的工夫，有些品牌或者某个款式，已经将某个年龄段的女人剔除。不是牌子过时了，过时的是人物。

女人若是成为母亲的母亲，那么母女将成为闺蜜。做母亲的会看上女儿的服饰，兴冲冲地穿在身上，却立马露了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青葱一样的女儿儿怕蓬着头，脸也不洗不抹，T恤凉拖冲到大街上去，简单到极致的装束，仍旧会收获到无数艳羡的目光。这阵势，母亲只会露怯，对自己严防死守，毫不懈怠，稍微有一点点的疏忽，就堕落成大妈了。这时候，你的闺蜜女儿就提醒你，置办几套有品质的衣箱，漂漂亮亮地出门；虽徐娘半老，当风韵犹存。

于是就摇头。于是就点头。于是就低头。

其实，真正不肯屈服到饶了自己，年龄也未必就是关键。前几年去日本韩国，留心街上的行人。这两国的家庭主妇，去趟菜市场必将浓妆艳抹，穿戴考究。她们很少有机会出入公众场合，每天去超市买菜都是一次时装走秀。窃以为，一个注重仪容的人，尤其是女人，是对公众表达一份诚意。曾经历过一次颁奖典礼，临时让几个年轻姑娘充当礼仪小姐。日常的功课瞬间暴露无遗，有的女孩脱去外套就如同轻盈的蝴蝶，飘然走上舞台。却也有两个姑娘，棉衣里面的毛衫皱巴得完全无法示人，直接穿着鸭绒棉袄上来，灯光映照得越加愚笨。这大约就是曹雪芹笔下“上不得台面”的粗使丫头吧。可见，功夫在日常。打量一个人的服饰，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学识教养，出身背景，大致是可以探得的。当然，当下的世面，不乏有假

冒伪劣的“贵族”，但凡有稍长一点的接触，仔细观其细节，便会露出底色。经验过一个衣着讲究的女子，偶然与之同途差旅，其内衣尽显破旧驳杂，没有一双不带洞的袜子。再品味她，心中便遍生枝节，有了许多遗憾。

女人到了该对自己负责的年龄，端的就是一个得体，依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总是可以让服饰合适自己身份的。过了四十岁，宁可少几套花样，也要选择两件喝茶衣裳，大方示人。打扮得细致得体的女人，可以省却一半话语，以独乐乐带动众乐乐。所谓人靠衣裳，绝非只是衣帽取人。一个静雅得体的女人，擦肩之间，便会教人多些敬意。

中国女人，大多是职业的，要靠一份工作养家。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给女人带来的副产品，是福还是祸，真不好说。很多女人，在外面还是会装点自己，回到家中就极度的不周致，一件睡衣已经旧到没了颜色再穿。地板擦得锃亮，门口的拖鞋却烂污到让人不敢涉足。常常会有同事笑谈，我老公哪看见我妆出来什么样子，他早晨出门我还穿着睡衣做早餐，他晚上回来我又换上了睡衣准备晚饭了。这难道不是男人出轨的祸端？首先你自己抛弃了自己，轻贱了自己，怎么让老公待见你？他看别的女人都是俏娇娘，自己屋里却只寻见一个邋遢的厨娘——纵使是厨娘，也该是装扮得体俏皮可爱的。厨房有厨房的活泼，卧室有卧室的妩媚。让自己的男人看到的处处是对他的上心，任凭外面的世界多花哨，心里总还给自己的女人留着最重要的位置。

自零碎文字里，看那些旧时代的名媛，哪一个不是在装点上下足了功夫？秀外慧中，名留史册。五代时期的花蕊夫人，“刻意妆容，艳惊两朝”，先后为亡国之君后蜀孟昶和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两君专



叶祈求上苍给予吉祥。登上秋日汴河虹桥的高处回望，也如《清明上河图》中的人头涌动，便是满城尽现碧绿楸了。当诗人刘翰，还在《立秋》的“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中，压着头上的楸叶睡醒长酣的时候，张耒却在“西风袅袅木鸢颺”的古楚，与身边头插楸枝的诗朋好友，一遍又一遍吟颂着目光中的美好秋色。楸树，乡愁里的树木，曾经带给我们的先人这般的快乐。

乡愁也是有记忆而且需要记忆的。楸树，在忍受了切身碎骨般的巨大痛苦之后，用自己坚硬而细腻的材质，用发自内心的温情，用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蘸着深沉漂亮的墨汁，在一页页纸张上，更快地将智者思想和文人乡愁铭记。

在故乡疆域最为宽广的元代的时空里，王祜继北宋毕昇泥活字印刷后，成功创制了木质活字印刷，制版所用的字模，非楸木而不能。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源长的家国情怀“付梓”成籍。一卷卷书，无不散发着楸木不绝如缕的幽香；一行行字，弥漫着浓厚而古老的乡愁。

当日寇的铁蹄在家国的土地上践踏，硝烟密布炮火轰鸣中，楸树又一次用自己的坚实的生命，托起英雄儿女保家卫国的枪杆，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向豺狼射去。如今，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不少，在抗战岁月用楸木制作枪托的枪械。“朋友来了有好酒，

宠。但不要因此认为她是个花瓶，其《述国亡诗》，即使现在读来也荡气回肠，让多少男人汗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据宋美龄身边人说，她至死都是要日日装扮的，几十年坚持做护肤按摩，不化妆决不见客人。旗袍一直穿到老去，满翠的耳环手镯从不离身首，环佩叮珰，步步惊心。这样的一个人，到老也依然肤如凝脂指若柔荑。令小她50岁的人也会忍不住心生爱慕。想当年，她着一袭黑色旗袍，胸前绣一朵金色牡丹，代表蒋介石会见前来劝降的希特勒的私人代表戈宁。当戈宁拿着希特勒的信件，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媾和、合力剿灭共产党时，宋美龄面不改色，字字千钧：“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殴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古往今来，衣装与时代、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子曰：“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可见，服饰也有关国家民族之尊严。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被梁启超认为是“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第一伟事”。曾几何时，我们举国上下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着蓝黑衣裤。有次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穿旗袍戴珍珠竟成为一项罪名。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改的是衣裳，终于，中国的街道上也走来了佳人。再不像我母亲那个时代，满世界木讷的脸孔，笨拙单一的袄裤，让她们整个青春像兜在一只没有棱角的包袱里。如此说来，我们真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楸木枪托的猎枪，发出去的弹火应该会有力量。乔羽创作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就是在有着楸树挺立的南太行山我的老家渡口。

楸树，她形体高大，挺拔清秀，体质坚实，日渐成了人们心中鲜亮的丰碑；楸树，花开若钟，色淡如粉，香气袭人，她是人们眼里风韵长存的美神；楸树，冠如华盖，紫气祥瑞，生性高贵，更成了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推崇；楸树，枝繁叶茂，遮日蔽天，葱郁碧透，谁人不觉得她是情怀里的娇宠；楸树，不择肥薄，随土而安，抗旱耐寒，不正是勇于吃苦耐劳，英勇顽强，奋斗不止的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真实写照吗？

楸树，也正因为自身的优良品质，在茫茫岁月长河，曾经被逐利者贪婪地过度砍伐，也有无情的天灾，干旱、洪涝、雷暴、山火，让充满世代乡愁的楸树，在人们的目光中变得稀少。

我的欣喜，是在楸水岗上看到了成片的楸树林。楸树，是最“记得住乡愁”的树种之一。“留得住乡愁”，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目光，留恋倾注在了楸树身上。2002年楸树被联合国确定为“人类健康树种”，2008年被确定为奥运树种。楸水岗的楸树林开花时，你的内心深处，会聆听到片片楸叶吟唱出的一曲曲——浓浓的乡愁。

岁月漫漫流影去，楸情绵绵如长河。

铁门一拉开，一张清癯的脸望出来，看到我们，微微一笑，就缓缓引我们上楼，进入一间看上去十分干净的居室。虽然说不上老人的住处应该有什么固化的模式，但那里家具的摆设，墙上的装饰等，真不像是年迈之人的居所。后来才知，这里是他儿子的住处，说是去年老伴过世，他大病一场，孝顺的儿子儿媳非得让老爹爹一起住才放心。虽在儿子家，他仍然拥有卧室之外另一个单独的小空间，看上去更像他的书房，在那里，总算逮到了一些老年人的物件：挂在衣架上式样老旧的衣服，简朴的茶几，老茶壶及散落在房间四周的不少上了年代的老东西——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这也是我们此行非常想看的东

西：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老木刻板，那些精美的几乎失传的木板年画。老人骨节分明的手指看上去灵活又有力量，这是一双一辈子都奔跑在手艺上的劳作之手。就是这双手，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的藏品的瞬间，却突然透着一丝迟疑。是怕我们不懂欣赏吗？但那些年画真是太惊艳了——全是他的绝活，全是他的宝贝，全出自他手，一张张桃花坞木刻年画色彩鲜艳，画风细腻，线条清晰明快，画风多样，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我们一声声真实的惊叹和啧啧称奇声里，老人的手看上去像全血战士，兴致勃勃又充满了激情。那么一大叠年画，一张张抖露在我们瞪大的眼里，他开始为我们介绍，这张是如何套印的，那张用了几色，几块刻板，这张是取自什么传统故事，那张细微处的色泽如何渲染等等。那一刻，他脸上的神态是骄傲的，自信的。是啊，他完全应该骄傲和自信，这真的是应该传世的艺术精品！他这一生就干了这事，早成了这一行当的顶尖大师傅。能说他是一顶尖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年画这行当，原先太轰轰烈烈了，一年要印行百万张呢。我心里盘算着，如果一本书，销量能在百万册以上，那是什么概念呢？那不是很牛而是太牛了。可是牛着牛着突然就式微了，像一个辉煌的老者，活着活着，突然活成了一个孩子，需要小心地保护，需要有后来人接手。

传承非遗，就是这个意思吧。坐下来，听他淘古，淘淘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前世今生。他说起来自然如说家事。桃花坞年画前身是苏州木版年画，在明代已有印行，清代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期。最多时开设的大小画铺有数十家之多，且大多集中在苏州阊门外的山塘街和阊门内的桃花坞，故统称“桃花坞木刻年画”。该年画是我国流传于民间最广的传统年画品种之一，和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年画齐名，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桃花坞木刻年画又有“姑苏版”年画的古称。2006年5月20日，桃花坞木刻年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题材上，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平民百姓，社会生活新闻、历史故事传奇及三百六十行等无所不包，当然，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以吉利喜庆为题材的年画。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尺幅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门画、中堂、挂屏、斗方等，大凡室内外适于张贴之处，都有相宜的幅式，其中以门画销量最大，据说是因为它能把邪恶拒之门外的缘故。而与别的木刻年画艺术上不同的是，传统的桃花坞木刻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在早期画面的经营上，甚至可以看出宋代院体画、明代界画和文人画的痕迹，还受到西方艺术影响并大胆借鉴西方艺术，吸收了西洋画法中的透视和解剖知识，因而画面上的远近、人物比例等，看来都很悦目。保留下来的不少作品都能看出对西洋铜版画雕刻风格的模仿，甚至有的还在画面上题明“仿大西洋笔法”。因此，桃花坞木版年画堪称画法最精、刻工最细、结构最复杂、幅面最宏大，还基本全用套色

制作。精湛的刻板和套印技艺加上富有地方风格和民族特色的画面取材，使得桃花坞木刻年画独树一帜，既不失清雅又富有装饰性。我还特意查阅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的相关资料，尤其是涉及传承方面的举措，看到了出自专家的这样一段话：“非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化石”类型，技艺遗产要原汁原味不掺假地保留和展示，它就像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修旧如旧”；另一种是“活化石”类型，比如戏剧遗产，在原汁原味不消失的同时输入新血液，于是有了苏州的青春版《牡丹亭》，有了上海的越剧版《西厢记》，桃花坞年画要持续发展，就需要坞外陪同坞内一起培本开源。”专家认为，“首先扩充收集和原汁原味地复制桃花坞各时期真品，进而设法复制国内外藏家的桃花坞绝品。收藏、复制和研究新中国的新桃花坞年画。其次，把当今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桃花坞的创作中去。再进一步，可以在桃花坞基地进行‘附录性’扩充，比如：收藏展示苏州以外的中国传统年画，又可在了解苏州桃花坞的同时，得以通观中国年画全貌。收藏展示20世纪中国新年画，可将其与桃花坞的新年画对照比较独特性和相关性。”一句话，得利用古老的图式，故事新编，旧瓶新酒。

目前，桃花坞木刻年画已作为苏州工艺美院的一个常设专业，有了固定的教学基地。艺术收藏品、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制作成为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主业之一。文化部门已开始进行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的资料征集等工作，它将被建成传统木版年画的收藏、研究、保护基地。而我拜访过的那位老人，也收了4名新徒弟，成为花坞木刻年画从业人员。总之，苏州文化部门及一群坚守桃花坞年画核心创作价值的艺人们，正努力着让这门优秀的遗产艺术复兴。

写这篇小文时，突然想起那天老人将我们送出门时的懊悔，我对陪同前往的人说：“我失礼了。”看他不解，我解释说，“登门看望一位老艺人，应该带点礼品。”回程的高铁上我还在想，若下次去苏州，一定要带上一束花，向这位高龄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房志达老人，表达内心的崇敬之情。

□荣 荣

美哉，桃花坞木刻年画

